

□散 文

废 墟 上 盛 开 的 花

吴 鲜

一个仲春的清晨,我早起跑步,沿着城市的边缘慢跑,不知不觉中,我跑进了一片废墟。

太阳尚未升起,一切都还在沉睡当中。只有早起的鸟儿一路陪伴与引领着我,在这座城市的边缘领略与感悟一天当中最为难得的那份宁静之美。或许是人过中年的缘故吧,我,远离喧嚣,选择宁静。而此时眼前的一片废墟正迎合了我的某种心理需求,闹中取静。

也许是吧!我四下打量起这片废墟来,这应是一座刚被推平过的村庄,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城市边缘上一处自然的村落。以前我也曾到过这个地方,所以还有点模糊的印记残存于脑中。在一片废墟之上,突现一树野桃花,花开正艳。三月桃花?一树野桃花?不是一片废墟了么,怎么还惊现鲜花的盛开?这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在这个清丽的早晨,我居然邂逅了一树野桃花,与废墟上盛开的花不期而遇。

这应是一树希望之花啊!它的主人,它的村庄,它的美丽,它的希望,却又在何方?既然是废墟,又哪来的野桃花呢?一时半会儿,我竟没反应过来。也许是当初挖掘机清理得不够彻底,又或许是开挖掘机的司机心存某种善念,让一树桃花盛开完它生命当中的最后一个春天。而这一切,当然只是我的臆想而已,

而真相又是怎样的呢?我不知道。那就问问眼前的花儿吧!一树野桃花,废墟上盛开的花,夹缝中坚挺的花,一树坚强与希望并存且盛开正艳的花。桃之夭夭,其华灼灼。这也太突兀了吧!所有的毁灭已经毁灭,所有的生存不再生存。唯有你,废墟上盛开的花,坚强固守着一个村庄最后的尊严。

故乡的村庄上,也有废墟,这是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某种必然之归宿。熬过了多年风雨的老屋终于没能挺住,在某个雨夜里轰然倒塌,而这种倒塌,无人关注,亦无人理睬。在村庄的眼里,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老屋旁边的树木,花草,也在那个轰然倒塌的夜晚,一起被深埋其下。村庄早已呈现颓废之势,就算有拔土而出的野花盛开,又能留住一些什么呢?什么也留下了。

一如眼前这一整片的废墟,与故乡村庄上零星散落的废墟,并无二致。人间烟火,乡村人家,桃花盛开,是在春日。自然的节令,人为的设置,造化弄人呵!桃花火红,盛开艳丽,烟火人间,真实可触。凝眸,回望,村庄深处,悠悠岁月,宁静祥和,灿烂辉煌。而今,这一切都远逝了,一如远去的鸽声。只留下一片沉默的废墟,以及一朵抑或一树盛开之于其上的鲜花,昭示着世人,这个春天,我也曾来过。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

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白乐天的写意桃花,诗句隽永,流传千年,此刻吟起,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希望之花?和平之花?人类与自然所要达成的某种共识。这不由让我记起几年前的那个雨夜,在一片废墟之上,在行将最后被拆除的一座老旧的河畔人家,在我的一个远方亲戚家里,餐桌之上,热气腾腾的,带着着春天特有的气息。他家的孩子是特种兵,从西南某部刚刚退役归来。席间,他深沉地向我讲述了一件关于“废墟上盛开的花”那段奇妙之旅。那一年,他出任务,去南苏丹维和,在一次任务中,敌方的一发炮弹就落在他所乘坐的车子旁边,幸运的是,炸弹没炸,那是一颗哑弹。其时,放眼望去,他发现,硝烟弥漫,整座城市都快变成一片废墟了。同车的战友,一个个的都快速地下了战车,成战斗队行,保护着一个拆弹专家拆解炸弹。他当时负责警戒的地方,就在某一处倒塌的楼房边上,几乎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挂在断裂的窗台上的一盆鲜花,其时,盛开正艳。这与战场的氛围极不吻合。他第一时间感受到了那份久藏于心的某种震撼。啊?废墟上盛开的花!

战争,硝烟,和平,鲜花。在那一刻,是如此折磨着他那颗不平静的内心。他归国时,什么也没带,只带回了那盆战场

上的鲜花,那盆在废墟上盛开的花。后来,又在一次出任务时,他的一位年轻的战友在激战中为他挡了一颗子弹,血花四溅,一个鲜活的生命瞬间就没了,战友倒下了,他活了下来。也就是在那一年的清明节,他一大清早就来到了墓地,西南边陲的一处烈士陵园,手捧着那盆从南苏丹带回的废墟上盛开的花,庄严地摆放在牺牲的战友墓碑前,一盆来自异国他乡的鲜花,一个中国军人标准的军礼,一座沉默无语的墓地,一片无法言说的荒芜。远去了,一切都远去了,天空之下,大地之上,一个人,一座墓,一盆花,一生情。

在这个春天里,和平,阳光,温暖,鲜花,离我们是如此之近。战争、阴霾、寒冷、废墟,离我们又是那么遥远。废墟上盛开的花,站在远逝的抑或现实的废墟之上,面对一片庞大的虚无之际,这一瞬间,或许我们才可以听懂百花、万物、一片片的废墟的言语。

废墟上盛开的花,希望之花,和平之花,生命之花,美丽之花,于我们而言,在每一个春天里,它们都是那样地遥不可及又是那般的真实可触。它们,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从来都不曾缺席过,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花儿开在春天里,花儿开在记忆里。一花一世界,万物生长中。

□诗 歌

你是今春最美的花——献给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白衣天使

宗 晖

已是桃红柳绿
又见草长莺飞
但驱不走的新冠病毒
却让你在这充满诗意的季节里
无心品味
无法细读

疫情再起
你又重披战袍
执甲逆行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密接、次密接、次次密接……
寻找 流调 采样 筛查 全员
核酸检测
每一个环节
你都冲锋在前
机场 车站 码头 社区 乡村

企业……
无不有你忙碌的身影

家中的婴儿正嗷嗷待哺
病床上的老人也需要你照料
然而
为了人民的健康
你却勇往直前 义无反顾
多少个昼夜
你坚守一线
所有的节假日
你却不曾休息一天

在这五彩斑斓的季节里
你最美的衣裳就是防护服
你虽然不能去亲吻美丽的春天
但在这姹紫嫣红的春天里
你是一朵最美的花

□随 笔

一字之差

鞠志杰

近日在校对一部书稿,我们三个小伙伴,一人十万字,而且是互相校,这样更容易挑出错误。那天翻看小伙伴给我送来的清样,不禁哑然失笑,怎么也不相信那是自己写的。但白纸黑字,红笔清清楚楚地勾着呢,证据确凿。我竟然把把子的“把”写成了“杞”。这一字之差,还产生了喜剧效果,联系上下文,凡见者无不捧腹。事后我仔细思考,无论是拼音,还是五笔,都不会错成这样啊。但就是错了,令人很无奈。

一位前辈曾谆谆教诲:世上最难摆弄的,就是汉字。对此我感触很深,因为我身边很多摆弄字的人,都中过招,也包括我自己。我一直用五笔打字,五笔的好处是不容易出同音错字,坏处就是一出错就是大笑话。刚用电子信箱往外投稿那时,稿件后面加上一段个人简介,其中有这么一句:已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若干。但是马虎了,五笔中“作品”和“伤口”同码,打完后需要选择一下,结果我没有选择,简介就变成了已在报刊发表文学“伤口”若

干。这段简介竟然挂在稿子后面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被一位编辑发现。那位编辑来调侃说:“看来你受文学的伤很深啊!”这是什么意思?我百思不得其解。是稿子有问题吗?一遍遍地看,终于看到尾部,发现了文学“伤口”。那个无地自容啊。

一位前辈,已出版了多本著作仍笔耕不辍,令人敬佩。前些天,遇到他的一位同事,谈起他时,那位同事竟然讲了他的一件糗事。说早年他写稿时,“作祟”一词写成了“作崇”,而且读时也读成“作崇”,引起人们哄堂大笑。我听后对前辈的同事说:“瑕不掩瑜,即便是成了名的大作家也难免会写下一个半个的错字,这不足以抹杀他的才华。否则,他也出不了那么多书。”可那位同事却说,他写的那些文章,都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看来,无论干什么事,千万别出错。取得的成绩人们记不住,但是犯的错误,哪怕只是一丁点,谁都会记得。文字无小事!绝不能马虎!

□小小说

兄 与 弟

黄柳军

大山村是一个异常偏僻的穷山村,正如村民时常用“连狗都不拉屎的地方”来形容它贫穷落后的面貌。话说村里有一户人家,家中有两个儿子,大儿子 14 岁,小儿子 12 岁。大儿子名叫来春,像户主一样,是个连说句话都会脸红的老实人;小儿子名叫来秋,像母亲一样,是个精明但不乏善良的人。

两个孩子都不太喜欢读书,所以学习成绩一般,特别是来春,经常考试不及格。父母想,既然两个孩子都不是读书的料,就待兄弟俩读完小学,回家务农算了。所以,兄弟俩回家务农的农具,父母都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当然,兄弟俩根本不知道父母已经给自己谋划好了这种低三下四的未来,不仅没有发奋学习,反而一意孤行,继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来春喜欢动手,经常把家中那台破收音机拆开修理。说来也奇怪,每当收音机出现异常状况,只要来春鼓捣几下,又很快恢复正常。

来秋喜欢画画,经常在院子里水泥地板上用红石子画一些乱七八糟的图画,少不了挨父母的骂,骂他没出息,画的牛像猪,画的虎像猫。家里穷,没钱给孩子买画笔,来秋就用红石子替代画笔,用水泥地板或墙壁当画纸。

在大山村,到处是红石子,随便捡一块红石子往水泥地板上轻轻一划,就会出现一条红红的线条,像彩云。每当农闲的时候,村里贪玩的孩子就会来到晒谷场上跳格子,那些格子就是用红石子画出来的。

秋天来了,学校又要组织学生到水库秋游。这是学校一年一次的课外活动,目的是让学生接触大自然,开阔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见识。从学校回来的来春和来秋,都缠着母亲要钱。干活干渴了的母亲到厨房喝冷水,兄弟俩就抢水勺给母亲盛水喝;准备喂猪食的母亲刚提起猪食桶,兄弟俩就找来扁担抬;母亲到水井挑水,兄弟俩就站在前面提灯笼我在后面为母亲鼓劲……在母亲后面跟了大半个晚上,母亲最后说一分钱都没有,灰心的兄弟俩就趴在铺板上,想着去年秋游的情景满脸微笑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兄弟俩醒来看见各

自胸脯里放着一分一分捆扎好的钱,脸上立即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兄弟俩头碰头点起钞票。来春一共两元,除了上交秋游费,还有八毛零用钱;来秋一共一元七毛,除了上交秋游费,还有五毛零用钱。

哥,凭什么妈给你两元而我只有一元七毛?妈太不公平了。来秋不悦地说。

弟,我俩的钱都是妈给的,如果秋游时你不够花,可以向我要。老实的来春对来秋许诺。

秋游那天,来秋紧紧跟着来春。每当看到水库边卖水果零食的,来秋都会叫来春掏钱买。很快,来春的钱就为来秋这张贪嘴花光了。秋游后回到家,来秋身上还有五毛钱,他就跑到圩镇书摊买回几本连环画。

来秋要学画,他想把连环画当成教材。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来秋第一次骗了来春,感觉对不起老实的哥,很想当面向哥道歉。

几天后,来秋为了买连环画而骗来春的事,最终被母亲发觉。在农村,兄弟间于墙是非常可耻的事情,会被别人看不起的,所以,看到小小年纪的来秋就学会欺负大哥,母亲气得嘴唇发紫,不仅狠狠揍了来秋一顿,还把来秋买回的连环画一页一页撕下来。

来秋除了自责,没有恨母亲的无情,虽然连环画被她毁了,但来秋凭自己对连环画的记忆,跑到村里的晒谷场上,用红石子将那些图画了出来。三天后,村民们都震惊了,纷纷跑到晒谷场看“连环画”,对来秋赞叹不已,认为来秋长大后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听到村民称赞来秋,母亲恍然大悟,原来兴趣爱好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她后悔不已,埋怨自己鼠目寸光,错怪了来秋。

果然,来秋到镇中学读书后,因为画功好,被学校作为特长生培养,六年后勤上了省城艺术院校,最终成为著名的画家。

至于老实的来春,因为喜欢鼓捣电子产品而耽误学业,但他读完高中后到广州一家电器厂打工,因为手里有真本领,得到老板的赏识,从线长一直攀升,最终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厂长。



诗意的海 苏 惠 摄

□散 文

两个人 一辈子

一 凡

晨雾渐渐散去,一缕阳光透过窗纱照进卧室。在啾啾的鸟声中,天涯慵懒地伸了伸腰,按照惯例,她又要去晨练了。

一条小溪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蜿蜒曲折,小溪边有条小路,路边开满了波斯菊,粉的、白的、黄的,姹紫嫣红,花朵上的露珠在晨光中晶莹剔透,像给小路戴了一条钻石项链。

天涯年纪已大,就像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那条老狗沛沛一样,到了垂暮之年,她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纵情奔跑,而是边散步,边活动一下腿脚,再深深吸几口凉爽的、清新的空气。沛沛不声不响地跟着她,像个忠实的卫士。

尽管膝盖依然隐隐作痛,而且这种疼痛已经持续很久了,但天涯的内心是欢愉的、充实的、安宁的,是充满希望的。前不久,家里又添丁进口,外孙女生了个男孩,圆圆的眼睛、粉嫩的皮肤,洋娃娃般令人怜爱。

太阳渐渐升高,远处山峦的轮廓渐渐清晰,天涯甚至能隐隐约约看到山路上的那棵迎客松,以及迎客松下,三三两两踽踽而行的游人。这座山、这条路、这条小溪、这座房子,已经陪伴天涯 20 多年了。退休后不久,天涯和老伴儿海山离开了繁华的都市,搬进了这幢乡间民居。打扫庭院、开垦菜园、养猫喂狗,听风从山林中呼啸而过,看雨在屋檐下织成帘子,又毫不吝惜地抛之地上……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 20 多年。

每次晨练回来,天涯总会到菜园里转转。在这里,她也总会遇到海山。他头发已经花白,腰弓佝偻着,但看到黄瓜又长了一截、西红柿又大了一圈,他满是皱纹的脸上充满了笑意。“老婆子,我就说这种子好使,怎么样,没错吧?哈哈。”海山大笑起来,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担心笑掉大牙,因为他老得已经没剩几颗牙齿了。

天涯也跟着大笑起来,笑声惊扰了

了恐惧这一本能。在饮食茹毛的年代,恐惧于人而言,是积极的,让人懂得在危险的环境中,趋利避害。

可当我们的生活日趋安逸后,恐惧在人类身上,表现更多的是消极性。特别是如今,很多人的生活,无时无刻都被恐惧感支配着。

工作上,很多人的内心是被恐惧填满的。害怕领导会给小鞋穿,担心同事会赶超自己,或者暗地里插刀。这些恐惧,都来源于对安全感的威胁。有时细细一想,平凡人的普通日子里,哪来这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可尽管理智告诉你,自己

几只觅食的麻雀,它们拍拍翅膀飞走了。

吃完早餐,天涯习惯性地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一本书泛泛黄的书,眼睛却瞟向一只插满牵牛花的花瓶。“这老东西,越来越懂我了。”天涯心里慨叹,禁不住莞尔一笑。她记不清两人多久没有吵过了,五年、十年,还是十五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两个人就懒得争吵了。那些该谁洗碗、洗得干不干净,该谁做饭、做啥饭,垃圾为何没有及时清理、桌布为何没有及时更换等等,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引发的争端,仿佛突然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没有面红耳赤,没有喋喋不休,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开始细心呵护一份安宁、一份温情、一份美好,就像桌上的那瓶牵牛花,一向粗枝大叶的海山,在经历无数岁月的磨砺后,渐渐懂得,在四季轮回中,用天涯喜欢的方式取悦她了。

这一天,在天涯眼里和以往的日子没有任何区别。她看了一会儿书,搬了一

是安全的;但潜意识里,那些暗涌的恐惧感,仍时不时喷薄欲出,令人崩溃。

感情里,亦是如此。身边的那个人,你不了解吗?多数情况下,两人因了解而在一起。对于彼此,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可是,人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虚拟一个个危险的场景,可能有三小,可能对方厌倦了自己,又或者对方心里是不是在打着一些见不得光的算盘,谁晓得呢?

被恐惧感支配的日子,会变得怎样?很多时候,恐惧不受理智的支配。甚至,会支配你的理智。在恐惧的控制下,人会变得容易冲动,难以进行正确的判

□随 笔

有些恐惧无需正视

郭华悦

恐惧这词儿,似乎很难令人生好感。能和这词儿联系在一起的,多半不是什么好事儿,已知或未知的,正在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但凡让人心生恐惧的,总源于另一个词儿:危险。其实,危险正是恐惧的来源。恐惧正是动物的本能之一。甚至对于未知的事物,可能在潜意识里觉得有危险,于是心生恐惧,避而远之。从这个意识山来说,恐惧是好事儿,它让动物懂得规避危险,进而能够生存下来,一代代繁衍壮大。人从动物中脱胎而出,自然也保留